

让文艺的光芒，映亮新年

写作的笔，所有人的桅杆

郭浦文



郭浦文，1991年生于湖南澧县，现居长沙，湖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冷雨》《鹤鸣》《刹那》《远逝》。

2019年，我萌生了创作系列小说的想法，开始写作从太平街头走出来的“星城星光”长沙三部曲。从城市边缘的青年，到不断迁徙的中年，再到激荡于当下与过往之间的老年，我试图用小小说素描一些即将从记忆中走远的图景。因为这个时代的新陈代谢速度，远远超乎了人们的预料。

在这一系列故事发生的时空——2013至2015年间的长沙，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新鲜：网约车在各个城市开疆拓土，外卖软件的旋风刮向餐饮江湖。我们也无法预料到此后的许多变化——那些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的共享单车，以及随后涌现的网红城市、短视频、播客、AI……

当然，文学始终参与其中，尤其是近几年，人们开始将更多目光投向青年作家对当下的书写，其中既有共情与欣赏，也有相当尖锐的

批评。前者源于不少作品形成了很好的“嘴替”效应，精准表达了同代人无处安放的情绪与话语；后者则在部分作者有时未能克服自身的浮躁与功利心，让写作取向出现了偏差。

然而，在观察这些锋利批评的同时，我也观测到了更为广泛的表达欲与创作欲。暂且搁置水平的参差，许多批评者身上所体现出的“执笔与君试比高”的强烈意图也很有代表性，颇有看到赛场上某些运动员表现有瑕疵，激发起奋奋的热情之感。这与我所理解的“新大众文艺”高度契合——文学本不该是少数“天才”参与的幽深秘辛，而应是人触之可及、并能从中获益的清澈活水。

我愈发觉察到，新时代的新技术在解放物质劳动的同时，也让人在精神层面的吐纳似新变得更加迫切。我预期，写作或许会逐渐类似于当下的全民健身：从过去的“仰望顶峰”，转向“身边践行”；人们不仅关心名家名作，也更加关心自己能否通过写作获得微小却真实的精神满足。

正因如此，我反而得以窥见文学更为开阔的未来。写作是颇为简洁、低门槛的创作行为，人们为了更多想要表达的自我而去写作，因为想要写得更好而去更频繁地阅读、交流，如以往性爱、逐渐形成新的文学气候。这种期待让我对“作家”二字的认知有了重新校准：它不必只是成果的陈列室或身份的标签，而可以成为一个开放、流动的文学共同体；它既容纳成熟作作者的长期深耕，也能为更多处在起步阶段的创作者提供交流与试错的空间；它既尊重文学的专业性，也理解新媒介、新表达方式正在重塑文学的传播路径。

现实波澜复叠，写作的笔将是所有人都能攀上眺望的桅杆。我也非常期待在新时代的语境中，作为作家与作者组织的协作，能够促成不同世代、不同写作经验的作者形成有效对话，让文学更加趋向于“进行时”。我愿意，也很荣幸，在这样群体中持续写作、持续学习，与有志者同行，为当下和未来留下一份尽可能真实、丰富的文学回应。

文由心生，再抵达另一颗心

宋庆莲



宋庆莲，1966年生于湖南临澧。系此次作代会农民作家代表，出版长篇小说文学作品《米粒芭拉》《蓝三色水珠》《风来跳支舞》《天空开来一列火车》《红土地上的星星》等。

我出生在湘西大山深处的土家山寨，文学的启蒙来自爷爷的童谣、母亲的山歌和民歌。还有三叔的鬼故事以及流传的民间故事。而我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认知、人格的建立大多来自母亲一系列的教诲。

母亲说，摘果子要留果，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要摘完，要留些果子在树上，方便鸟儿来啄食，熟透后的果子落在地上，山中的小兽也能吃到，就算是腐烂的果子，树根也能品尝到它的美味。母亲还说，去到小河里抓鱼捞虾要学会放手，回去，这样生命才会生生不息。这些道理就是这种深深植入我的生命，植入我的内心。

在我生命之初的童年时代，我并没有认为母亲传达给我的有多重要，有多珍贵。过了几十年，在我拿起笔开始写儿童文学作品时，想不到啊！真的想不到！那些灵感、那些语言、那些文字就自然而然地从内心流淌了出来。它们都是我经历过、用手触摸过、拥抱过的生活和故事。

我在《宝贝的米》里，写娘和宝贝去碾坊碾米，米是多么珍贵芳香的粮食啊！自然，不能少了红狐狸需要借走的495颗米，也要给老鼠、蚂蚁、山鸟……那些正在来的路上寻找米粒的小兽留下几粒。粮食是人一半、天地一半。在《栗子开花成夜露》里，如果你有兴趣砍断一棵小树杈，如果你也会唱“一三五、七八九/十六、十九不算多/扇子开花成夜露/成群孩子一大拔”的童谣，那么，你也会遇见梧桐精女王的，她的每根手指尖都盛开着一朵喇叭子花。而在《银杏果》里，在月亮光光的夜晚，娘带宝贝去小溪捉小鱼，让宝贝会水生石三、三哩公从嘴里吐出了宝贝煮熟的西瓜石块萝卜汤，他眼睛瞪的萝卜花一朵一朵谢谢了，眼睛像水一样清澈、明亮……

这一篇篇与生命、自然有关的童话，犹如一幅幅山寨居民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相亲相爱的生活画卷，有爱、有理解和包容，这也是我生命之初所感受到的教育和美的启蒙。许多年后，山寨也爱的会消失，但我也变成什么模样，我都会爱她如初。她在我的心里和我的童话故事里会日日鲜活，日日出新，有风有雨有阳光，有鸟鸣有花香，有山寨袅袅炊烟的气息，母亲传授给我的生活的密码就是爱，只要心里有爱，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就有温情流淌，相依相惜，相爱不生。

文由心生，文字是内心的映照，是内心世界的另一种孕育和萌动。无论是写长篇，还是写短篇，写的是自己的生话，自己身边人的生活，身边孩子们的生活，《天空开来一列火车》是以脱贫攻坚为时代背景，讲述留守儿童成长的一部儿童小说。火车是一种距离，火车也是一种思念，火车把孩子们的父母带向远方去打工，火车也会把孩子们的父母从远方带回家，在春节团聚。同时，火车也是留守儿童的一种温暖和疼痛。我在这部作品的封面写道：经历苦难，战胜苦难并穿越苦难的孩子，心中就会升起一轮光明的太阳。

山乡巨变是一种呼唤，孩子们呼唤天空的鸟儿飞得更高，呼唤山谷的风吹得更远，呼唤大地上的芬芳无边蔓延。2023年10月，讲述20世纪80年代初孩子们眼中的乡村变化的长篇小说《宝贝丫的山寨》参加了“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观摩培训班。讲述新时代孩子们眼中的家乡变化的长篇小说《宝贝丫的早谷村》荣获中国作协、湖南省作协办2023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重点作品扶持选稿函。

《温暖地带的水果》就是如此写来的。它讲了一个舅舅从湖南去广西进购砂糖橘的故事。因砂糖橘涨价，他们就越般的，称作“糖果”的水果。小说里有很多痛苦，有面对与自我抗争，无可把握的命运安排的酸涩；有拒绝成长的恐慌；有无助于自己的处境，但依然靠其他生命感到慰藉的告诉；你说出了我一直想却没有说出的话。那一刻，我便知道，我的文字已经穿越了千山万水，抵达了另一颗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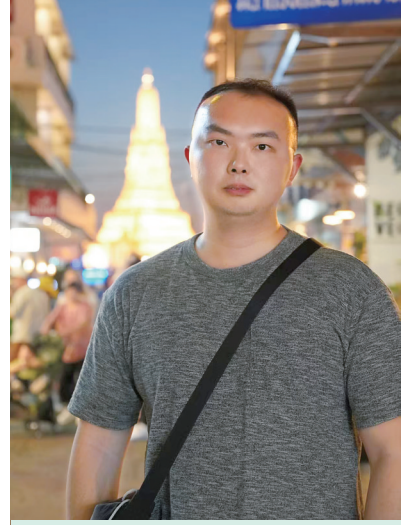
但我，表演多了就会感到厌倦。高中某个时刻，我转向了“我的痛苦”。不过，我的痛苦很浅淡，并随着叙写越来越浅淡。高中没什么压力，我不在乎成绩也不跟学校对抗，上课做作业，晚自习就写小说、睡觉。痛苦的浅淡同样对应幸福的浅淡。那时我朦朦胧胧感受到，幸福就是痛苦：幸福会消失，幸福转瞬即逝，幸福总是牵挂于身外之物，短暂的欢乐中总是潜藏摇摇欲坠的危险。于是，上大学后，好几年时间我无话可说。虽然生活仍存在大大小小的波澜，但越来越觉得，值得用小说表达的很少。那些模糊、捉摸不定、难以表达的刹那可能触动过心弦的悸动，但是，这样的时刻是稀少的，甚至随自我的变化而越来越稀少。

我开始发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事物都只是戏份，大多数人的爱是对爱的戏份，共情是对共情的戏份，连恨和厌恶都带着戏份。甚至这种戏份本身也是对人间烟火的位置。当我越来越退守到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世界也变得越发安静。直到某一个阶段，我开始想写观察的他人痛苦。

《温暖地带的水果》就是如此写来的。它讲了一个舅舅从湖南去广西进购砂糖橘的故事。因砂糖橘涨价，他们就越般的，称作“糖果”的水果。小说里有很多痛苦，有面对与自我抗争，无可把握的命运安排的酸涩；有拒绝成长的恐慌；有无助于自己的处境，但依然靠其他生命感到慰藉的告诉；你说出了我一直想却没有说出的话。那一刻，我便知道，我的文字已经穿越了千山万水，抵达了另一颗心。

我想写无名无姓的小说

先志



先志，本名黄先智，1998年生于湖南湘潭，小说见于《当代》《十月》等，曾获“文学新势力·2025十大青年作家”。

我初中第一次接触《古诗十九首》，读到的是“行行重行行”——大概来自某届新概念作文的引用。内容我忘记了，但语言一定很美。那时，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我热衷于模仿别人的腔调，村上春树、卡夫卡……甚至后来读了很多年底版《卡夫卡“遗作”》过多又在年底版《卡夫卡“遗作”》读到《变形记》。我当时很不开心，我周一到周五寄宿，住在40人的大寝室里面，觉得孤独，一切都在忍受。写作最重要的作用，是借由他人的声音来幻想逃离当下。我无比迷恋小说的腔调，那些通往另一个人的小说。

间我的写作动力与方向。时隔两年再反刍，它呼唤着我去分析一个问题：我想写的到底是怎样的小说？前几日突然又翻起《古诗十九首》，忽然有了答案：我想写无名无姓的小说。

这不是要去比肩《古诗十九首》的伟大。从第一次读到《古诗十九首》起，它们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它的美、精准与动人无需我再赘言，但时隔多年后让我另有戚戚的，是它们作者的无名无姓。正因无名无姓，它的情感超越了个人的心绪，任何品赏它的读者，都无法找到一个具体的“我”来联系起作品内容与作者本人的境遇。但它本身的内容，似乎也应该要件作无名无姓才能与之相配；它所讲述的情景、表达的情感、没有指责，没有抱怨，没有道德教化，只有极其诚实地面对人性和种种痛苦，讲述某个时刻，会有人感受到的心理变化。它里面没有“我”，但充满了无数“我”。

我想写这样的小说，我想成为一个“无名无姓”的人，或者说，我在慢慢接受成为这样的叙述者。大部分时间，我都很平静。这种平静本身源于早已接受的无常与日常，没有什么好遗憾，因为“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做就做了；但也没有什么好迷途，因为“殷鉴变心意，岂敢复回所道”，一切皆有尽头。但这不代表没有再值得再说的东西。我想写无名无姓的小说，这种内容的确认对我无来写作方向更为重要。它不是强逼形式上的隐去自我，所谓无名无姓，是在繁杂的、迷惑人的世界之中，去捕捉那些永恒的、珍贵的瞬间。

但，表演多了就会感到厌倦。高中某个时刻，我转向了“我的痛苦”。不过，我的痛苦很浅淡，并随着叙写越来越浅淡。高中没什么压力，我不在乎成绩也不跟学校对抗，上课做作业，晚自习就写小说、睡觉。痛苦的浅淡同样对应幸福的浅淡。那时我朦朦胧胧感受到，幸福就是痛苦：幸福会消失，幸福转瞬即逝，幸福总是牵挂于身外之物，短暂的欢乐中总是潜藏摇摇欲坠的危险。于是，上大学后，好几年时间我无话可说。虽然生活仍存在大大小小的波澜，但越来越觉得，值得用小说表达的很少。那些模糊、捉摸不定、难以表达的刹那可能触动过心弦的悸动，但是，这样的时刻是稀少的，甚至随自我的变化而越来越稀少。

在冬夜，小心划燃一根火柴

罗志远



罗志远，1999年生于湖南长沙，小说散见于《作家》《天涯》《芙蓉》等。已出版小说集《书法家》。

我是从大学开始慢慢学习写小说的。每过午时前往学校图书馆，一开头就大量地阅读各式各样的名家著作：卡夫卡、马尔克斯、学习写作。那真是一段单纯又明净的时光，打开电脑开始一个个字敲击，享受纯粹的写作乐趣，虽然枯燥无味，也没有名利的诱惑，但精神的境界格外富足。有时看一看周围，都是忙碌备考的学生，或四六级、或为了考研，只有我默默地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悄无声息虚构一个文字世界。如此一想，便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写作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不只

是自己，身边的青年写作者大多存在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生活经验的不足。环顾四周，我们大多久居校园，文化程度足够，书本知识也很容易得到，但缺乏生活的历练。持续不断地写作，却没有供给，就好像一个本就浅的水池迅速被拔干。我曾写完一部小说后发给编辑老师，其中一个情节是一个女人喝了酒躺在浴缸里洗澡，编辑马上指出来，这是不对的，一个人喝了酒的人不能洗澡，容易使人血液循环加速而有危险。我也是后期发觉才发现，阅读经验并不能代替生活经验。一个人在写作中更需自我挖掘自我，发现身边的人，寻找自我和周边的联系，个人与时代的联系。

阅读是同样重要的，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起那些杰出的作家和堪称伟大的作品，想到那些一类群星闪耀的时候，他们用文字来告诉我，什么是真正好的作品，以及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哪怕我永远也不能变成他们中的一份子，但我如此渴求去靠近他们。他们永远指引着我前进。

事实上，在我心目中，作家也好，还是其他门类的文艺工作者也罢，好的创作，一定不应该是自弹自唱，如孔雀开屏炫耀自己羽毛，也不是随声附和或者跟从人群。他们应该是在寒冷的冬夜小心划燃一根火柴的人，是在漫无边际的黑夜亮一束手电筒的光的人。

一个写作的人，首先应该学会生活，其次是阅读，有辨别好与坏的基本能力，最后才是写作本身。至于创作力，其实不必那么着急去回馈。我相信文字传递的力量胜过一切，我相信本身的力量胜过我自己。如此，一切就好了。

苗歌，是我生命的回响

吴廷翠



吴廷翠，1990年出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湘西苗族民歌”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多次登上央视舞台演出，获《星光大道》2017年赛季季、中国十大山歌大王。代表作有《翠翠原生民歌》、电影《十八洞村》主题曲《高粱》等。

朋友们爱叫我“翠翠”，很多人通过舞台认识了我，但对我来说，我始终是那个从吉首社播放苗寨里出来的、热爱苗歌的苗族女儿。

我的歌，是从我爷爷的山歌里“长”出来的。小时候，我就是枕着爷爷的苗歌入睡，又在它的旋律里醒来。那种声音，像山间的风，带着露水、炊烟和泥土的味道，把苗家人情感和故事，早早地种进了我的血脉里。爷爷的歌是我的启蒙，但我家可唱歌的海洋太广阔了。我的老家也可唱歌，要走遍苗寨，去拜访更多歌师。于是，工作之余，我开始了漫长的“寻歌”之路。我走乡串寨，打听

哪里有好歌师，就上门去请教。这份执着，有时显得很“笨”。我记得有一次，为了向一位路过的老歌师求教，情急之下我拦下了他的车。当老歌师明白我的来意后，竟感动得落了泪。在我看来，对歌师的高度重视，更是对他们守护的那一方水土和那份悠扬的歌。苗歌就像回荡在山水间的“活态博物馆”，我就像一块海绵，吸收着不同地域的养分。我系统学习了苗歌的“七腔十调”，它们各有性格：花坝、排排一带的高腔，声音高亢，能穿透岩石，是山的呐喊；而东部的起调则柔滑如水，描绘的是静谧的溪流与田园。我明白了，歌就是一方水土的灵魂。

随着寻访越深，一个问题越发清晰：苗歌的出路在哪里？如果止步自封，它只会随年轻人越来越远，最终面临“人亡艺绝”的困境。我坚信，真正的传承不是僵化的模仿，而是有生命的延续。

我不再满足于“口口相传”的单一模式。我和团队开始系统地整理苗歌。比如我们整理的《山谷里的苗歌》，在严格保留花坝高原原生态唱腔和歌词精髓的基础上，结合现代音乐理论，对旋律进行了适度规范，让它节奏更清晰、更利于学唱。结果，这部以和声形式演绎的作品，在全国性文艺赛事中获得了佳绩。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古老的苗歌与现代音乐语汇，可以产生美妙的共鸣。

在2025年12月由吉首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和吉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湘西苗族民歌”研修班，我和团队尝试以“吉首东部苗族民歌”切入，搜集整理创编了东部苗族民歌《归乡》。这首歌曲正是要把住东部苗族如溪水潺潺流淌般独特的“水韵”，让它独特的音色得以清晰辨认和有效传承。在研修班中，我们采用了“午间课堂”的公益形式，吸引繁忙的上班族、高

校老师、青年学生、贵州苗族音乐人以及四省边区苗歌爱好者等更广泛的群体，来学习苗歌、苗歌，不再仅仅是乡村寨落里的专属活动。

我也大胆地拥抱新媒介。2019年，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发动苗族同胞，共同录制一首苗语版的《我和我的祖国》MV。我们把歌词精心翻译成苗语，融入年轻人喜欢的元素。联系导演和录音师，MV发布后广受好评，让很多苗族年轻人在熟悉的旋律中，感受到了母语的魅力。这让我看到，创新能让传统走得更远。

如今，我依然活跃在传承的一线。从吉首大学的“非遗大讲堂”，到湘西州民族中学的课堂，还有我的苗歌传习所里，都是常常能听到悠扬响亮的歌声。今年我搜集整理创编的苗族儿歌《小山寨》，一经发布即引发了社会大众强烈反响，视频累计播放量突破百万次。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加入翠翠苗歌公益课堂。

也有人问我，开一家卖湘西米豆腐的小店，和唱苗歌，更爱哪一个？我会笑着说，我开米豆腐店卖的是湘西的烟火气，我唱苗歌唱的是湘西的山水魂。米豆腐可以温暖，而苗歌，是永远滋养着我的能量源泉。它们都是我在这片土地深情的联结。我希望就这样扎根于故乡的市井烟火，也让故乡的天籁之声，传得更广、更远。

苗歌于我，早已超越了技艺。它是我的生命语言，是我回望祖先、连接土地的歌。如今，我依然穿行在故乡的山路上进行田野采风。耳边是风声、水声、鸟鸣声，而心底，永远回荡着那一声歌，更悠远、更辽阔。

我学歌的路，和很多同行差不多，是从“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的基本功开始的。每天的必修课程是压腿、踢腿、练声、念白。在枯燥的重复中，我渐渐体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深意。

2014年，我如愿考入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在这座戏曲艺术的殿堂中，我得系统钻研京剧老生的表演精髓，也渐渐被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2024年，是我艺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深年。这一年，我正式拜入陈少云先生门下，成为京剧第四代传人。恩师的言传身教，让我对京剧艺术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他一出戏一出戏地教我，《将门遗恨》《徐策跑城》等经典剧目倾囊相授。麒派《情带雨，声情合一”的表演理念，我一直记在心里。

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教书，是我将所学传

守望京剧的新时代光芒

曹宇



曹宇，1996年出生，湖南艺术职业学院青年教师，京剧老生演员、京剧麒派第四代传人。曾参演央视春晚节目《百花争艳》、央视戏曲春晚节目《萧何月下追韩信》。

递下去的重要方式。课堂上，我尝试既讲程式规范的“底统”，也鼓励他融入自身理解的“个性”。舞台上，我带着学生们排戏、演出。看到他们熟悉戏曲、热爱戏曲，是我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刻。2022年，我带领学生们在湖南艺术学院，举办了个人专场演出。2023年，我荣获湖南省“湘戏先锋”青年戏曲演员电视大奖赛“风尚新秀”奖；2024年又很荣幸被评为湖南省“小梅花优秀指导教师”。这些认可，让我更坚定了做好戏曲教育的决心。

近两年，我也有幸走上更广的舞台，并探索用新的方式传播京剧。2025年，我登上央视戏曲春晚的舞台，表演麒派经典剧目《萧何月下追韩信》，让更多人领略到麒派的独特风采；同年也参与了第十八届中国京剧梅花奖颁奖晚会的演出。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传统戏曲在今天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让我特别有感触的是，自媒体带来的传播新可能。2025年的一次课后，我趁着休息时间，给学生演了《奇袭白虎团》中的选段《打散野市狼》。没想到，这个片段被学生录下来发到了网上，很快就引来了网友的关注。意外收获全网破亿的浏览量，更被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数十家官媒报道转载。这件事让我特别受触动，传统戏曲里蕴含的那种精神力量，真的可以跨越时空，直抵人心。

在我看来，戏曲传播不应拘泥于传统形式，通过短视频解读京剧唱腔的咬字技巧，用直播形式带观众走进后台化装间，将经典唱段与时代主题相结合，都是京剧以更亲切的姿态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就像麒派艺术当年吸收话剧、电影的表演方法而自成一派一样，新时代的京剧传播也需要拥抱新媒介、新形式，让“阳春白雪”变得触手可及。

我自幼对影视满怀热忱。毕业后的第一个十年，我在湖南广播电视台担任导演，涉足过新闻、纪录片、综艺等多个领域。也参与过大棚晚会的策划。在十年从业经历中，除了做好导演的本职工作，我还不断充实自己，跟着师傅学习拍摄、后期制作。我想自己打造成一个多面手，以便适应工作中的各种可能。曾经为了研发一档真人秀节目，我们好几个昼夜在会议室“头脑风暴”，为了拍摄到最好的画面，我们顶着高原反应，在雪山上“极限创作”。

工作后的第二十年，我开始逐步尝试电影的创作。无论是上学时还是工作后，我一直保持着看电影的习惯，每年观影三四百部；同时自学《世界电影史》等专业课程，学理论、学方法，懂懂有朝一日用于实践。十多年间，我先后自编自导拍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王东



王东，1998年出生，电影导演、编剧，代表作有《硬核老爸》《正正的世界》《山花恋动》等多部院线电影，参与作品曾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提名、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等。

摄了四十部电影短片，作品曾获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等颁发的奖项20余项，以及湖南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广电局、省文联等颁发的奖项50多项。

2017年，我参与创作电影《正正的世界》。从筹备到上映，历时近三年，其间删剧本、找投资、控预算……过程虽很艰辛，但当看到摄制组通宵亮起的灯光，我就觉得自己的梦想正在一点点生根发芽。

花种一经播下，总有机会开花。这部聚焦留守儿童群体的电影《正正的世界》上映后，荣获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提名、中宣部电影局精品电影项目、湖南省委宣传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为什么创作公益题材或许是因为第四十届湖南省血液中心情浓公益短片经历，又或是做记者时深入乡村采写的见闻。那些真实的故事让我意识到，电影不仅可以造梦，还可以照亮现实。此后，我们又将目光投向老龄化时代背景下老年群体的悲欢离合和养老问题，推出电影《硬核老爸》，该片被列为2023年全国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推荐电影。我还参与策划的电视剧《乡归》，挖掘乡野中的艺术，寻觅童真里的深刻，荣获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

电影是“造梦的艺术”。这些年，我逐渐从“追梦者”成长为“造梦者”，在每一帧的画面中，以光影为针，以色彩为线，只为了那根亮着的那一。

接下来，我执导的电影《山花恋动》（医者仁心）已完成制作，担任执行导演的《阿能的春天》即将上映。电影《正正的世界》正在拍摄当中，影片延续第一部对社会关怀视角，将主题拓展至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我希望通过影片，深入展现青少年成长中的内心波澜，推动国家、学校与社会以更为科学、更温暖的方式守护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我希望电影作品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娱乐，更能传递主流价值观——这正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因为热爱电影，我经常将自己对电影的研究，创作感受以及电影评论文章，发表于《中国电影》《文艺报》《湖南日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我以执行主编身份编辑的《新时代湖南电影评论选》，已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看电影、爱电影。

今年9月，我来到湖南广电旗下的潇湘影视集团工作，正式成了一位电影从业者。当前，影视媒体形态在迭代，电影市场面临着挑战，但无论媒介如何变化，不变的永远是有创新力的内容。我会继续将镜头对准普通人，让他们的生活与情感通过光影得以呈现，实现“艺术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生动实践。我将继续以热爱为伴，让生命在热爱的道路上，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我的十年光影创作之路

梁敏



梁敏，1986年出生，摄影品牌“好摄梁山”主理人、长沙梁山文化传播负责人。代表作有《云上中国·张家界》《阆中水乡》《阆中大湘西》《阆中后浪》等。

片子里的历史人物场景，是在室内搭建慢慢搭建的，就是为了为了让历史和现实交相辉映。片子上线后反响超出预期，视频号平台转发量超五万，全网播放量近千万。看到这么多人通过我的镜头去更真切地了解长沙，我特别欣慰。

如果说《长沙后浪》是纪实手法呈现长沙记忆，那2025年2月创作的A1短片《长沙花开》，就是我用新技术给长沙拍的不一样的片子。这部片子只花了10天打磨，我们用了当时主流的全流程AI创作技术，把橘子洲、岳麓山这些地标和城市产业发展实景无缝融合。其中“橘子洲化身航母乘风破浪”的镜头，是我们反复调试的亮点，打破了现实限制，让长沙多了份独特气势。“花开”，隐喻长沙的活力，就像春日烟花次第绽放，长沙在吸引人才、鼓励创业创新上，一直充满活力。

靠着这些年来的专业积累，我先后成为央视春晚分会场、湖南省网络频道的特邀摄影师，拥有了湖南省文联文艺家理事会等身份，牵头成立了长沙市新媒体协会从业分会、天心区网络新媒体联盟，收获了2023潇湘好网民、2024潇湘网络传播大使、2025湖南广播电视台最大舞台、那我的演出，就是光影照亮这片土地的成长。

6岁时，我第一次通过取景框看到相机里的世界，那种奇妙的视觉让我对光影产生了执念。15岁，我拥有了第一台数码相机，按下快门，等候影像的期待与惊喜，让我深切体会到光影定格时光的魔力。

这份魔力指引我二十多年来步履不停，从传统摄影领域的小白，慢慢成

为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宣传片摄制、新媒体运营等多个领域的文艺创作者，还成了推动行业发展的积极分子。在摄影生涯里，我有一个座右铭，叫“记录平凡生活的力量”。我以前从事过生产加工，也在体制内的岗位上待过。来到长沙后，我开始真正全身心投入到摄影创作中。

在长沙这十年，我和团队拍了超过60万张照片，50TB的影像素材。这些数据不只是一份城市档案，更是我与城市沉甸甸的“情感契约”。

这些年，我始终致力于传播湘韵之美、讲好湖南故事为初心，尝试用不同媒介让湖南文化在光影中“活”起来。作为剪辑师、摄影师的镜头，是我们反复调试的亮点，打破了现实限制，让长沙多了份独特气势。“花开”，隐喻长沙的活力，就像春日烟花次第绽放，长沙在吸引人才、鼓励创业创新上，一直充满活力。

靠着这些年来的专业积累，我先后成为央视春晚分会场、湖南省网络频道的特邀摄影师，拥有了湖南省文联文艺家理事会等身份，牵头成立了长沙市新媒体协会从业分会、天心区网络新媒体联盟，收获了2023潇湘好网民、2024潇湘网络传播大使、2025湖南广播电视台最大舞台、那我的演出，就是光影照亮这片土地的成长。

6岁时，我第一次通过取景框看到相机里的世界，那种奇妙的视觉让我对光影产生了执念。15岁，我拥有了第一台数码相机，按下快门，等候影像的期待与惊喜，让我深切体会到光影定格时光的魔力。

这份魔力指引我二十多年来步履不停，从传统摄影领域的小白，慢慢成